

# 捧讀郭廷以先生 1957-1967 年的日記： 《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》

張朋園 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



**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**  
郭廷以著 / 中研院近史所  
10108/746 頁 / 22 公分  
500 元 / 精裝  
ISBN 9789860333893/783

郭廷以先生這部六十多萬字的日記出版了，我很高興參加校讀稿樣的工作，從頭到尾捧讀一遍。據郭仰闓先生告知，郭老師在重慶中央大學執教時期，就已養成寫日記的習慣。可惜的是，這些日記大多散佚，今天所能得見的，僅僅是 1957-1967 這十年間的遺稿！所幸的是，這十年正是郭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「黃金發展十年」，也是他一生事業的巔峰，這一部分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來。我在此一時期擔任近史所的助理研究員，追隨郭先生學習，今天捧讀先師的日記，五十年前的情景歷歷在目，感慨萬千！

日記的內容大致包括兩個方面：一是近史所在郭先生主持下的學術發展，一是他的家庭生活。前者以與美國的學術交流最為

關鍵，後者則透露了一位學者溫馨家庭生活的諸多面向。此外，日記中記錄了郭先生與臺灣學界朋友的交誼和一些政治邊緣的關係，例如他與蔣經國、李煥等人的往還，淡而有味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史所與美國學界的學術交流關係。我在《郭廷以、費正清、韋慕庭：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》（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1997）一書對此曾有簡略敘述，郭先生的日記則是詳細記載了雙邊關係的點點滴滴。日記一開始，就是 1957 年郭先生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問，自此開始了近史所與美國學術界的交流，這也是日記的中心記載。是年秋天，郭先生應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之邀前往訪問。那時他只認識梅谷（Franz Michael）、蕭公權等幾位教授，他們在二戰時期已有所往還。在美國停留期間，郭先生認識了哈佛大學的費正清（John King Fairbank）教授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韋慕庭（C. Martin Wilbur）教授。他們建議近史所向福特基金會（Ford Foundation）申請補助，共同發展學術研究。費正清以臺灣為學術基地的觀念似即起於此時。蓋自 1949 年以後，中國大陸長期對外隔絕，費正清認為只有在臺灣才能體會中國的歷史和傳統。在



費正清與韋慕庭的合力助成下，福特的補助開啓了近史所 1962-1972 年間的兩個五年計畫，近史所的研究環境亦因此大為改變，學術發展蒸蒸日上，可謂關鍵的黃金十年。且自 1962 年後，美國學者相繼來臺研究訪問，不下數十百人。近史所同人前往美國、歐洲、日本著名大學訪問進修者為數亦眾，這些在日記中都有詳細的記載。

費正清與韋慕庭促成了福特補助，二人自此與近史所的關係日益密切。從日記所見，韋慕庭與郭廷以有較多的接觸。由於韋慕庭當時正在研究北伐時期的國民黨，郭先生則是曾經參加北伐，兩人見面總有說不完的話題。韋慕庭向郭先生討教之處甚多，韋至國民黨黨史會閱讀史料亦是由郭促成。（那時黨史會不對外開放）郭先生還為韋打通關節，使其見到了蔣介石。在郭先生的幫助下，韋慕庭的研究減少了許多困難。此外，郭先生還為韋慕庭審閱一些學術性的著作，提出改進意見，這是韋對郭最為感激者。以上這些故事在日記中均有所記載。日後韋慕庭安排郭先生前往夏威夷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、哈佛大學等校擔任客座教授各一年，可說是對郭先生大力幫助的答報。郭最後在紐約哥大附近定居，韋亦盡了地主之誼。這些都是 1969-1975 年間的事，已不在這本日記的範圍內。

福特基金會尚未補助近史所之前，哥倫比亞大學與近史所已有共同推動民國口述歷史的合作關係。哥大的口述史計畫由來已久。歷經 1949 年之變，國民黨失勢的歷史人物，有不少逃亡至紐約和臺北定居。哥大就

近邀請移居紐約者作口述記憶，可謂大好時機。如果臺北方面亦推動同樣的計畫，豈不更好？這一個構想由誰提出？郭先生的日記中記載著這是他的老友何廉教授與韋慕庭商議的結果。由是哥大補助近史所每年三千美金，雙方交換訪談成果，為時共計兩年，在福特計畫開始之後停止。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合作計畫。比較之下，紐約的口述訪談成效較大，受訪者暢所欲言，敢於批判。臺北人物則語多保留，此因那時兩地自由氣氛大不相同之故。我一進所就參加口述歷史訪問計劃，郭先生帶領我們登門訪問曾經叱咤風雲的人物，有人談得高興，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；語到傷感處，則不免老淚縱橫。

韋慕庭對臺灣學術界有一個直接的貢獻，此即「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」的設立。早年臺灣的出版界極不景氣，有許多學術著作無法獲得出版。蔣永敬教授的《鮑羅廷與武漢政權》即為一例。韋教授在黨史會與蔣永敬認識之後，得見其鮑著手稿，促其早日公諸於世。蔣永敬歎息說：「這一類的著作誰會接納出版？」韋教授記在心中，旋即與美國亞洲協會（Asian Foundation）商談，終於促成亞協每年提供美金 1,200 元設立學術獎助委員會，並請郭廷以擔任主任委員，主持青年學術著作的出版。蔣永敬的鮑羅廷一書終於問世。該委員會成立後，相繼補助出版了數十種文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，嗣後由於亞洲協會的補助中斷，郭先生亦離開了臺灣，獎助會無疾而終。獎助會近十年的活動，郭先生日記有多處提及。

日記的精髓部分是郭先生的學術領導，

從他與同人們的互動可以得見其領導理念與風格。近史所成立於 1955 年，初期研究人員僅僅十四、五人。除了少數研究員由大學教授兼任，基層人員大多都是國立臺灣大學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，師大畢業生都曾受業於郭先生。他帶領這一批二十幾歲的年輕人，就像大家長撫育自己的子弟一樣，與他們朝夕相處、處處關心指引。最初的五年，共同整理檔案。從外交部轉移過來的清朝總理衙門檔案和民國 15 年以前的外交檔案，是近史所的鎮山之寶，也是同人們的工作重心所在。郭先生將整理檔案當作是一種訓練。他說一個歷史學者沒有在故紙堆中打過滾，是無法認識歷史真相的。我在大四的時候曾經來所參觀，見到學長們穿著白色襯衫，袖子捲得高高的，有的還戴著口罩，埋頭整理檔案，顯得非常辛苦。

經過五六年的檔案整理，大家才開始專題研究。我於 1961 年秋天進入近史所，郭先生問我對什麼題目有興趣？他指點我先閱讀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開啓了我的研究方向。同人們的研究題目也大多是與郭先生商討後決定的。這一時期他特別重視中國的近代內政研究，指出中國的百年衰落，不僅是帝國主義的侵略，自身積弱不振也大有關係。

我不知道近史所的定期學術討論會是何時開始的。我一進所就接獲通知參加討論會。兩週一次的討論會由同人們輪流提出研究報告，或講述自己的專題，或討論一本名家著作。主講人講完之後，大家發言討論，郭先生最後評論。聽他的講評受用極大，我們由之獲得了許多新的觀念，增加了書本上

讀不到的知識，建立了學術性的發言和討論態度。郭先生自己也做專題演講，他特別講述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，往往連續三、四次都由他一人主講，聽完他的演講，同人們無不眼界大開。他在日記中記載了同人們的專題報告，有簡略的評語，但他自己的論點則很少記下。

郭先生也為同人們審閱著作。近史所最早的二十幾種專刊都由他一一審定，改正錯誤和潤飾文字，備極用心。我在這方面獲益最多，早年的三本專刊都得到老師的字字斟酌、仔細修改，真是一字千金，永遠感激不盡。

郭先生在一次談話中，以「勤於動筆」四字贈予大家。他說，在閱讀中隨時會發現某種罕見的史料，在個人的思緒中偶然會獲得一個認識問題的觀念，兩者皆有助於我們正在進行中的專題研究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要立即將之記錄下來，否則轉瞬即逝，可能永遠不再出現。郭先生一生中即切實奉行這四字箴言，他的史事日誌三種，不僅是豐富的史實排比，同時也有許多詮釋的觀點。他不時記載名人談話，錄下他們的歷史見解和時事批評。日記中即有胡適、蔣廷黻等人的言論。

1965 年前後，政府多次商請郭先生出掌師大校務，在與老友何廉先生反復討論之後，他決定放棄更上層樓的想法。終其一生，郭先生獻身學術事業，視之為個人興趣所在。

郭先生 1904 年 1 月 12 日生於河南舞陽，1975 年 9 月 14 日在紐約因心臟病逝



世，享年 71 歲。關於郭先生的家庭生活，日記中有點點滴滴的記載。他們一家六口，過着一般知識分子的儉樸生活，和樂融融。夫人李心顏 1909 年 10 月 3 日生於河南舞陽，1987 年回北京定居，1994 年 11 月 11 日逝世。長女郭蓓蓓 1930 年 3 月 24 日生於北京，1949 年以後在北京生活。長子郭倬闡 1932 年 8 月 8 日生於河南開封，為美國加州大學（Berkeley）工學博士（應用物理），曾任 IBM 高級工程師。1980 年代回到北京創業，引進乾燥技術，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

貢獻極大。次子郭倬闡 1934 年 5 月 13 日生於南京，留學美國加州大學（Berkeley），2005 年在北京逝世。三子郭倬聞 1942 年 12 月 21 日生於重慶，留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，化學博士，為臺灣東元電機公司駐美代表，已退休。

讀完整本日記，我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，郭先生熱愛家庭，盡心事業，愛護學生，是好丈夫，好父親，好老師。我們後生學子永遠懷念着他！ ISBN

